

大宋  
日月

王安石



高有鹏著

东方出版中心

仁宗日月

王安石

高有鹏 著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宋风月. 王安石 / 高有鹏著. —上海: 东方出版中心, 2015.9

ISBN 978-7-5473-0815-8

I. ①大… II. ①高… III. ①长篇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5)第157919号

## 大宋风月：王安石

---

出版发行：东方出版中心

地 址：上海市仙霞路345号

电 话：62417400

邮政编码：200336
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：昆山市亭林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：710×1020毫米 1/16

字 数：330千字

印 张：26 插页 2

版 次：2015年9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473-0815-8

定 价：48.00元

---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## 内容提要

中国十一世纪的宋朝，曾经出现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大变革。当时的国家积贫积弱，豪强占据了天下大多数财富，普通民众苦不堪言。王安石挺身而出，多次上书皇帝，倡言变革天下，却屡屡受到冷落。王安石坚持从基层做起，深入调查，大胆尝试变革。他的举止和主张受到朝野的关注，与年轻的赵顼不谋而合。赵顼景仰王安石的才学和品格，一次偶然的遭遇，使他更深切地理解了国家的危急。终于，王安石迎来了改革的春天，胸怀远大志向的青年皇帝赵顼大力支持改革，国家迅速繁荣起来。王安石、包拯、欧阳修、文彦博、司马光、苏轼、苏辙、程颢、米芾、黄庭坚等，一群灿烂的星辰在改革大潮中闪烁，争奇斗艳，谱写出流传千年的风月之歌！

王安石的成长与包拯、欧阳修等人息息相关，他吸收和学习他们的人生经验，表现出不凡的追求。他全身心投入改革事业，问政于民，积极谋划新法。他的改革严重触动权贵阶层，遭到太皇太后曹氏等人的极力反对，变法在曲折中进行；昔日的好友纷纷分道扬镳，变法的阵营随着改革的深入发生变化，王安石身心疲惫不堪，家庭遭遇变故，形成他人生的挫折。改革更显悲壮。

宋神宗时期因为王安石他们的改革事业形成鼎盛,政治清明,经济繁荣,达到宋朝也是十一世纪全世界社会经济发展的最高水平。这是中国历史上最富有的朝代,看起来是一片风花雪月,其豪情万丈,风情万种,其痛苦,其狂热,给后人无尽的思索。

不改革就没有生路,而改革又何其难!

# 目录

## 一、惺惺惜惺惺

1

---

包拯大怒，厉声喝道“住口”，腾地站起，眼中喷火，愤愤地说道：“左一个父母官，右一个父母官，都称自个儿是百姓的父母官。你可知道，庄户人家，成年累月地面朝黄土背朝苍天，给国家种田，养育了多少官吏。他们从不索取，只希望有个太平年。吾济动辄居于百姓之上，怎知道，吾济本是百姓之子啊。怎能够颠倒这天条呢？老百姓才是我们的衣食父母啊。他们养猪羊，可以吃肉，养狗可以看守宅院，养牛马，可以拉车，可以种田。你说，老百姓养活天下这么多官吏，我们若不能为百姓做一件有益的事情，我等，我辈，我济，能胜个猪，胜条狗吗？”

## 二、太常博士

41

---

王安石的心揪得紧。夫人的话，勾起了王安石对前些日子那些事情的回忆，他无论如何不能平息下来。名士桥李德厚被杀案的调查，王安石一想起来，浑身就发抖。他恨透了常州的地痞，恨他们仅图别人的几个钱，就对无辜的人下毒手！那背后指使者，又如何恣歹毒，全无一点良知？

1

杨刘一以为欧阳修要责他杖刑，便将衣服脱下，露出脊梁。看看上面，薄薄的肋骨，却伤痕累累。欧阳修走上前去，抚摸着这些伤痕，一遍遍地，说：“孩子，欧阳修在南街上任以来，耳不聪，听不见天下黎民的冤苦；目不明，看不清百姓心头的伤痛。我欧阳修整日浑浑噩噩，愧对皇天，愧对官家，愧对众生。杨刘一，我请你杖刑老身，替天行道，为民不除祸害而但求申冤！若您不执杖，我老身，便死在你面前。”

沈文通讲到这，眼睛通红得怕人，忍不住狠狠地骂道：“当今官吏，真是猪狗不如啊。一入秋冬，契丹人就忙着校猎演武，白日赛马、比箭，晚间练习击打火球、偷营摸寨。看我方，达官贵人们一个个只知争权夺利，苟且偷安，搜刮民财以肥私，没人想到国家危在旦夕！这哪里是朝廷的命官？他们就是一群猪狗，敌兵来时，只有送人家一身的肉。”王安石想起了几处官设的驿站，大小官僚口不言兵，驿站之中堆满了各种货物，尤其是入冬打来的狐皮，挂满墙壁，任人挑选，价钱便宜得人想都想不到。两人都有摇不完的头，叹不完的气，为北地的安全扼腕不已。

听了半天，赵頊竟听呆了。他望着这群孩子，他们参差不齐的个子，此刻都变得那样高大，气宇轩昂。这群孩子竟说出这样不同寻常的话，他终于想起来，这该是送穷日！他真想喊他们过来，给自己讲一讲他们的苦衷，自己告诉他们，来日要把这些话传达给官家。而且，自己要和他们结交成好朋友。可是，他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在远处一齐砸碎了

城隍，一群人扬长而去。他的手如何也举不起来，仿佛自己被大地紧紧地吸着，动弹不得。

## 六、锋芒

231

二人一同把金樽高高举起，举过了头顶，再轻轻地朝脚下泼洒去，再斟上，送往唇边，呷了两口，相互用眼神勉励着，猛饮下一大口！赵项走过来，紧捧着王安石的手，压低了声音说：“爱卿，朕昨夜一宿未睡，一直在思索着爱卿的话。是啊，消弭三灾，需要时间，朕要让它泄个干干净净，再来补养，让它生出新气象。朕今日择了观穡台，诏您越次入对，朕此刻要洗耳恭听。请爱卿畅所欲言，你我君臣不存半点隔阂，为大宋之复兴、腾飞，只管敞开心扉。”

## 七、如歌的春潮

271

王雱手拉着吕惠卿和曾布，醉醺醺地在堂前起舞。他们饮了太多的江宁米酒，歪歪斜斜地把手举起，将脚抬起，随着心中的节拍，大声唱着王安石新制的“爆竹声中一岁除”，跳了一曲又一曲。吕惠卿说：“这世界是我们的！若我们不跳不唱，这世界该是多么黯淡！”

## 八、杯中的阳光

303

“这样的谷米，别说人不能吃，即使是喂了牛羊猪狗，牲畜也会生病的。”曾布忍不住擦了一把眼泪，说：“但是，就是这样的陈谷烂米，东明县知事一任接一任都以此贷与百姓，逢了春荒，害得多少人家妻离子散、家破人亡！这些狗东西还以此做证据，到处诋毁新法，把他们自己



断子绝孙的劣迹栽到他人的身上。诸位乡亲，本官在此讲清了新法是益于百姓家的事业，请你们据实广为传告。这些贪官污吏，你们说，该当如何发落？”

## 九、长风

343

王安石说：“两人欺行霸市，强买强卖，所作所为令人发指。投买投卖本是行人和牙人的事情，而后族介入，就难免走了味儿。向经影占行人，隐瞒自家经营财产，逃避官府征收的免行钱，有司依照条例到他的商行中收取时，他拒不交纳。这向经，太不自重，竟使人给臣愚送来文书，与臣愚相交涉。臣愚拒绝了他，没有给他面子，他就大骂吕嘉问他们，同时，到处贴诗画，丑化介甫！曹佺更是个不讲理的人，他賒买百姓家的树木，不但不给人钱，反而恶人先告状，诬告市易司逼人伐桑拆屋。这些人到处煽风点火，招摇撞骗，把一切莫须有的罪名都扣给新法。”

## 十、花雨

390

王雱闭上了眼睛，让周身像鳞像痂像疤一样的悔恨慢慢脱落。他想，我最好变做一只真正的九色鹿或白象，在净饭王太子的身后，遍植菩提树，或者像大唐的玄奘一样，走向西域，去寻找关于佛救世的道理。

## 一、惺惺惜惺惺

飞雪铺天盖地涌向东京，挟裹得人透不过气来。改元嘉祐之后，天公并未给大宋带来几多吉祥。春天官府修成了六塔河，引来了黄河水，可是就在当天晚上，六塔河就决了口，淹死百姓不计其数。修六塔河的主事李仲昌被流放英州，但却仍解不了天怨，平不了民愤；自五月起，京城大雨不止，房倒屋塌无数，街道上民众以筏渡人。

这密密麻麻的雪花，合该是讨债的冤魂吧！

包拯的眼窝又黑又青，狠狠地望着庭院内漫天的飞雪，一滴冰凉的泪在脸颊挂了许久。他蓦然回神，伸出袖笼狠狠地擦去，脸颊儿刮擦得生疼。

群牧司的年轻人说，苦就苦吧，如今天下几乎是家家有丧，眼看该过年了，衙门都要放假了，还是备上爆竹、烧酒，好好崩崩霉气，洗一洗晦光，祈求个天下太平吧！包拯想想也就同意了。恰逢高府到群牧司来慰劳，送了一些家酿的美酒，顺便让群牧司上上下下热闹一番。包拯于是让人多置办一些爆竹，希望来年儿换个新气象。

群牧司的庭院内，雪地上铺着厚厚的爆竹皮屑，红红绿绿地烁疼人眼。

酒宴开始时，包拯默默地往地上倾洒三杯酒，心中念叨：“天下百姓，那些遍野的尸骨，这酒，就算祭奠你们吧！天下父老们，包拯请罪

了！”他一边着人把官妓要唱的词曲详细过目。仆从拿过来词谱册，他翻了又翻，大多是李煜的《玉楼春》、《虞美人》、《相见欢》之类的艳曲儿，遂猛抓起往地上摔去。好半天，他才意识到自己的失态，回过神，换了语气，温和地对仆从说：“《玉楼春》！记住，不是李煜的‘晚妆初了明肌雪’，是钱惟演的‘城上风光莺语乱’。就要这个！”

众人不知包拯是何意，只知齐声叫好。歌儿如烟，袅袅从乐曲中飞起：

城上风光莺语乱，  
城下烟波春拍岸。  
绿杨芳草几时休，  
泪眼愁肠先已断。

情怀渐觉成衰晚，  
鸾镜朱颜惊暗换。  
昔年多病厌芳尊，  
今日芳尊惟恐浅。

王安石听着，猛地瞪大了双眼。他从欧阳修那里知道，明道年间，吴越国王钱俶之子钱惟演因刘太后故，罢相隐居，写下这首词。自此，钱惟演每餐必饮，每饮必醉，醉时即让歌妓唱这“今日芳尊惟恐浅”，直唱得满面儿都是热泪。钱家后院的小阁中，有一位老妇，是钱俶宠爱的妾，听到这首词时，说钱惟演作的是一首挽歌，命当不久矣。果然，不出几日，钱惟演就辞别了人间。包大人理应知道这段往事，为何在这种场合，点下这样不祥的词曲呢？

窗外的雪继续飞舞着，五颜六色的爆竹皮屑被埋在苍白的雪被

下。四周的树木被雪裹着，如一根根幡棍。

王安石明白了，这是包大人的良苦用心。今年百姓遭灾甚重，包大人是在祭奠那些四野风雪中倒毙的冤魂们。他不觉向包拯投去温暖的目光，而此时，包拯正面带愁容，用手轻拍几案，强装出一副与人同乐的样子。

一曲终了，换上两首词，是梅尧臣的《苏幕遮·草》。众人以掌击节相合，同声唱着，唱到“落尽梨花春又了”一句，一个个在悠长的旋律中东倒西歪；待唱到“满地残阳，翠色和烟老”，座中有几人唏嘘不已。这首词是梅尧臣和欧阳修相和之作。春二月时，欧阳修自契丹还，曾上《论修河第三状》，极力反对修六塔河。当时若真是准了欧阳修的“状”，六塔河恐怕也不会造成这么大的灾难，天下也不会有恁多冤魂了。

欧阳大人，此刻，你该无恙否？

王安石与人一同和着，一边望着脸色红润起来的包拯，他想应该是包拯在心中正惦念着欧阳永叔。王安石想起七月间，欧阳修因天降大雨，请立皇子，又请皇上重用包拯、张环、吕公著和王安石，想必包拯也知道欧阳大人的苦心。因为欧阳大人虽然作过《朋党论》，倡言“君子以同道为朋”，但他从无私心，而是以国家为虑，秉公向朝廷推荐人才。庆历新政时，欧阳修全力支持范仲淹；当御史中丞王拱辰发难新政，陷害范仲淹，沾沾自喜，称“吾一举网，尽矣”时，是欧阳永叔大人愤而上书，为新政辩护。来到京师后，自己一直没有见到欧阳大人。等一些时日，一定去看看他。

“年轻人，包拯敬你们一杯！”包拯站立起，满脸通红，不时地催促他们把杯中的酒一气儿喝干。他用诚恳而低沉的声音说道：“喝，喝呀！弟兄们。这酒，这香泉美酒，是当今皇亲、东京名门高家精心酿制的。好酒啊！喝足了时，你眼中便没有云雾，你胸中便无尘埃。”继

而，他大声喊着“干”，一杯又一杯与人碰着，打量着面前每一个年轻人，强压住醉意，喊道：“来，吾与尔等干杯！”

司马光平时不胜酒力，他望了望身旁的王安石，急促而低声说道：“介甫，包大人是吾侪最为敬重的人，此时一齐干了吧。”说完，他咬着牙儿，猛地把酒杯推向口中，立刻呛得脸膛又红又紫，但他却使劲儿咬住牙，不使自己失态。

包拯打量着司马光，知道这个年轻人前年曾上过《古文孝经》，平时颇稳重，便随口夸他道：“真个是一位厚道之人。”

王安石一动不动，只是用一双明亮的眸子向包拯送去敬意。他早就听说过这位包大人，和那许许多多惊人的传说，敬慕之情油然而生。

包拯来到他的身边，拍拍他的肩膀，关切地问道：“年轻人，大家都喝了，如何只有你未曾动一下酒杯？”

王安石打了礼，异常平静地说：“在下一向不曾饮用过烈酒。请大人原谅。”

“今天就改了规矩！”包拯大声笑道，若铜钟嗡嗡响亮，他再三相劝。最后亲手抬起酒杯，双手端着，让王安石一定要喝下。

“不，不能！”

王安石迎着包拯颇带愠怒的目光将酒杯接过来，重新放在桌上，再打了礼，低下头，说道：“在下不曾坏了自己的信条。今日，不饮。”

此时，宴席中所有的目光，都集中过来，刺得王安石浑身不自在。司马光轻扯了下他的衣带，示意他喝下；而他依然一动不动。

包拯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，轻轻拍了拍王安石的肩头，笑着说道：“这样好。小兄弟身体有恙，不能饮下，就不要饮。我年少时，也是这股子脾气，任你把刀架在脖颈上，也不动，也不变。好！弟兄们，来日尔

等成为国家之栋梁，就是要具有这样一股犟脾气。”

众人齐声赞同，唱着一声声诺。有人在座上高高举起酒杯，倡议为包大人的健康干杯。包拯应和着，一边悄声安排人给王安石捎信，希望能在合适的时候两人会个面。

司马光看着包拯走远了一些，紧抓住王安石的手顿了顿，眼向周围扫了扫，颇为不满地说道：“看你，介甫，为何连包大人的面子都不给呢？”

王安石望了望司马光，诚恳地说道：“君实兄，介甫立志做一个真人。希仁<sup>①</sup>大人是不会怪罪的。”

司马光心中不由得哼了一下。

众人仍在交杯换盏，一个个把酒杯高高举起，喊着为大宋安宁干杯，为皇上英明干杯，为包大人健康干杯，等等。一声声充盈着温馨和甜蜜的赞美，在歌声中、在舞乐声中、在群牧司同僚共同的和谐中飘起，化作绚丽多彩的花朵，一簇簇尽情盛放着。

包拯扫视着众人，眼光扫过王安石，他看到这个年轻人正孤零零地站立在那里。

他暗自点了点头。

对于眼前这个年轻人，包拯曾有所耳闻其作为，知道这位年轻才俊酷爱读书与思索，拥有过目不忘的本领，是个好材料，写过一篇文章叫《伤仲永》，得到过当代文坛领袖欧阳修的夸奖。包拯还知道，王安石是庆历二年春的进士，原应被点中状元，却以第四名及第。这年的进士，诸科及第、出身和同出身者，浩浩荡荡竟有八百三十九人。这群人中文章气势逼人的有这个王安石，还有王珪和韩绛他们。此后王安石卓尔不群，签书淮南判官，任大理评事，做过鄞县知县和舒州

---

<sup>①</sup> 包拯，字希仁。

通判<sup>①</sup>，前些年被朝廷授以集贤校理，步入“三馆”<sup>②</sup>，却四辞离京，后改授这群牧判官，是个一心想做实事的人物。如今，王安石、司马光、吴充、韩维这群年轻人，一个个气宇轩昂，集结在我这养马护马的群牧司，真个是巧！古有“群贤毕至”，今有群牧司。啊，我大宋王朝啊，你有如此众多的青年才俊，合该又一个中兴的时代就要来临！

群牧判官们高一声低一声的酒令，此刻在包拯的耳中都化作骏马仰天嘶鸣！他胸中一热，抓起酒杯一饮而尽，眼前分外宽敞、明亮起来，浑身不觉热气腾腾地，有了些许醉意。皇祐以来，外有侬智高起反，西夏与契丹不断骚扰，内有京师大疫，水旱连年，忧国忧民的忠良之人范仲淹逝去，实实在在是内忧外患啊！自己有多少话想对人说，对人讲，但是，满朝的达官贵人们一个个摇头晃脑，只知道唱赞歌、颂歌，没一个人敢像范仲淹那样讲真话、做实事。这个王安石，看上去倒是块儿好材料；再摸一摸，亲手捏一捏他的身子骨，看他是否真硬朗。若是一块硬石头，不愁得来日为国家添一副好栋梁！大宋立国以来，修文偃武，休养生息，安内攘外，颇有一番气象。但是，为什么总不能让人扬眉吐气！朝中远没有了大唐诗歌中的金戈铁马，只是你一句东我一句西的争争吵吵，国家积贫积弱，没有了蓬勃的朝气。积重难返，唉！

他不觉地长长叹了口气！

耳旁歌声如潮，一声声赞美、颂扬的话儿，都化作退离堤岸的浪花远去。他的心岸上燃起一堆篝火，在这篝火中，一群年轻的身影影影绰绰，依稀见得范仲淹、富弼、杜衍，还有刘巽、苏舜钦、刁约、王洙、王益柔、周廷隼、宋敏求他们，正对酒高歌。显然，他们的热血为

---

① 鄞县，今浙江宁波境内；舒州，今安徽安庆市辖区。

② 集贤院、昭文馆、史馆合称“三馆”，为当时进身最快的储才之所。

治世的激情所点燃，一个个意气风发，慷慨激昂。那个殿中丞、集贤校理王益柔正蘸着自己的慷慨和向往，蘸着澎湃的酒和泪，大声儿唱着心曲《傲歌》：

醉卧北极遣帝扶，  
周公孔子驱为奴。

这心声引起范仲淹他们的共鸣，和唱着把这用酒和泪煮沸的歌声放飞满天。庆历的春天，因为这歌声，陡然如春水沐浴，到处花开绽放。这群年轻人如醉如狂，在花丛间飞舞着，尽情讴歌着他们的新政。

但是，王拱辰、张方平、鱼周询、刘元瑜这一群台谏，只一挥手，就那么轻轻地挥了挥手，这歌声便戛然而止！

台谏们以为“希望沾激，深致其文”，称此为“谤及时政”，“列章墙进，取必于君”。庆历皇帝勃然大怒，罢了杜衍、富弼、范仲淹和韩琦他们。庆历新政的春天，被灰蒙蒙的尘沙所掩，范仲淹他们一个个去了汾州、兖州、郢州、扬州，天南地北，所有的花儿都败落成为残泥；更不用说那苏舜钦、刘巽等人，被除名勒停，一个个落了职，全遭贬斥。庆历新政曾轰轰烈烈，全都与王益柔醉唱的《傲歌》一起，成了江河中的泥沙。

王安石，来自临川的王介甫，难道你是因为王益柔醉歌惹祸，才不饮半点酒吗？

于是，包拯不禁转过目光，认真打量起王安石来。此时此刻，王安石也正向包拯这边张望，那眼神充满篝火火苗般的热烈，亦如春天原野间一片明媚的坦诚。

两人对视着，点了点头。



“来！弟兄们，既然要喝得高兴，就要唱酒歌！要喝个痛快，吾侪来唱起酒歌！”一位满脸胡须的同僚大声喊道。一边撩起衣襟，将一只脚踏在坐墩儿上；立刻有数人同声应了，大声喊道：“喝！”

这喝喊声震得包拯和王安石的耳朵眼儿痒痒的，充满激动、愉悦，也充满恐慌。包拯的耳边，猛地泛起了“醉卧北极遣帝扶，周公孔子驱为奴”的歌声，他不禁打了个寒噤，用关爱的目光扫视着手下的幕僚们，在心中喊道，我的小兄弟，你们，万不要闹出什么事端。

几杯酒落肚，换上了碗，众人举手摔碎了杯子，接着，又有人抡起臂膀摔碎了碗，一个个摩拳擦掌，分成两列，各执了酒坛，相峙而立，左右一齐大声唱起来。王安石和包拯、司马光恰被围在中间，抑或他们这是有意让这三个人成为今日闹酒的裁判。

包拯明白了，这酒歌是汴京街面上流行的闹酒大曲，有曲头、曲令和曲尾，年轻人斗酒闹酒，要比一比酒量大小，也要比一比酒令儿的高低。在街肆上、豪宅中，有许多人唱这闹酒大曲儿。汴京百姓中说，酒不闹不香，人不闹不旺。今日是岁尾，群牧司忙活了一年，累了一载，个个儿都辛苦异常，闹，就让他们闹吧！于是，他认认真地点了点头，一手拉着王安石，一手拉着司马光，向后退了退，留出来场地，让他们尽情儿去闹。

两边的人大喝一声“嗨……”，长长的，震得厅堂一阵摇晃，然后众人一齐唱着，并送上侧身、转首、举手、投足的舞姿：

一个老头他七呀七十七，  
四年不见他八呀八十一。  
他会呀会呀会呀么弹呀么弹呀弹琵琶，  
他会呀会呀会呀么吹大笛，  
嘀哩哇啦嘀哩哇啦嘀嗒嘀嗒……